

洪 仁 玕

麗 純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洪 仁 玕

鄭 純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洪 仁 珩
鄺 純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福 興 路 54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0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2 3/16 字數 42,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0

統一書号：11074·103

定 价：(7) 0.20 元

封面設計：冒怀苏

前 言

洪仁玕在百年前資本主义行將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时代,初步傳播資本主义思想,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人物。一九五四年我曾写了一篇短文,討論洪仁玕的历史价值,对学者的某些意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后陸續看到其他历史工作者的几篇論文,有些主張和我有相同之处。因为尚未見到有关于洪仁玕的小傳发表,所以在今年上半年写了这个稿子。限于学力、資料,自覺缺少創見,又承受了一些其他历史工作者的成果。但立論以平实为主,不作根据不足的扩大。謹提供初学中国近代史者的参考,并望讀者指正。

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鄺純于杭州

目 录

前 言	
一 初期活动	1
二 总理朝政	9
三 “資政新篇”的内容	17
四 在政治軍事文化方面的其他貢獻	25
五 “資政新篇”的历史价值	38
六 革命态度和对太平天国的功过問題	50
后 記	63

一 初期活动

洪仁玕号益谦，别字吉甫，广东花县官禄布人，是天王洪秀全的同高祖族弟。生于一八二二年二月十八日（道光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比秀全小九岁，兩人交誼极密。仁玕自幼讀書，学习經史、制艺，但未中秀才，在家乡做塾师。

一八三七年（道光十七年），洪秀全到广州应试时，得到一部基督教的傳道書劝世良言。考試落选回来，生了一場大病，并且說了不少瘋話。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夏，洪秀全在离家約三十里的蓮花塘私塾中重讀劝世良言，就附会六年前病象，自称天父第二子，借用基督教的某些思想和教义，創立上帝教（拜上帝会），图謀革命。他回家宣傳教义，仁玕和馮云山首先皈依。秀全給他們行了洗禮，又同往离村不远的石角潭洗淨全身，并將仁玕書塾中所設的孔子牌位毀弃，打倒在中国傳統思想上有崇高地位已达二千年之久的孔子，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震惊人心的事。

秀全又和仁玕等研究劝世良言，充实上帝教教义，來說明自己为天父所特派下世以拯救中国的人。不久，秀全回蓮花塘，囑仁玕深入研究教义，进行宣傳。秀全家人全部皈依，其他族人也有入教的，也有因信教而受父兄責罵的。象洪仁玕就因將書塾中孔子牌位毀弃，学董惊散，受到其兄棍責，并一

度被逐出家門。当时仁玕抗辯道：“我是不是老师呢？孔夫子死了許久又怎能再教人呢？你为什么迫我拜他呢？”①

次年正月灯节，村人迎神赛会，父老們囑秀全、仁玕写詩文对联，歌頌神祇。他們断然拒絕。又和父老們互相賦詩辯駁，使父老們也服膺他們的主張。其时秀全、云山因毀弃孔子牌位，反抗深入人心的傳統思想，失了教席。又受聖經中“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一語之影响，决心出外傳教，培养革命勢力。欲携仁玕同往，时仁玕二十二岁，家人因他年事尚輕，不許作远行，未得同去。秀全乃偕云山等离家出門，游历許多地方，进入粤北 瑶人区域，由阳山、連山入广西，寄寓貴县 賜谷村表兄王家，宣傳革命。

仁玕不久应聘到清远教書。他一面教書，一面宣傳教义，数年中受他洗禮的共有五十六人。但听友人之劝，允許学生拜事孔子，只是自己不拜而已。

同年夏，秀全見王家經濟困难，不便久居，令云山先回。云山路过潯州（今桂平縣），不願东返，独往紫荆山区傳教，进行革命活动。到了冬初，秀全也辞王家东归。抵家始知云山未回，但不知其去处。留在家中，研究教义，仍任塾师。

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秀全在家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兩文。次年，又作百正歌、原道覺世訓、改邪归正三文。闡发上帝教教义，反对傳統思想，宣揚平等精神，奠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論基础。

这时仁玕仍在清远教書，时常回花县和秀全相見。秀全曾將其革命思想告訴仁玕道：

“上帝划分世上各国，以洋海为界，犹如父亲分家产于儿辈，各人当尊重父亲之遗嘱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之产业。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夺其兄弟之产耶？”②

又說：

“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誼，互通真理及知識，而各以礼相接。我们将共拜同一之天父，而共崇敬同一天兄世界救主之真道。这是自从我的灵魂被接上天后之心中大願也。”③

可知仁玕很早就領受了洪秀全的革命思想了。

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三月，秀全同仁玕到广州美国浸礼会教士罗孝全（I. J. Roberts）处学习基督教教义。約一月后，罗孝全派他的助手二人跟秀全、仁玕回乡宣傳。不久，秀全跟助手再赴广州。仁玕因知罗孝全的另外两个助手有排挤他們的意思，不肯再去，留乡学医。

同年夏，秀全由广州动身，第二次入桂。他打听得馮云山在紫荆山教館，当即到紫荆山会晤了馮云山。其时紫荆山一带的燒炭工人和附近农民多已接受馮云山的宣傳，信仰上帝教，准备革命。秀全到后，就在紫荆山設立机关，初步建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軍事基础。

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春初，云山被捕入獄。秀全到广州营救。秋間，云山出獄④。云山知秀全东返，乃即回粵。到花县时，适秀全已回桂了。当秀全到紫荆山，知云山已出獄回粵，也就再行东下。兩人于这年阴历十月在花县会面。

秀全在家，常助其兄牧牛，乘間約云山及其他教徒相会于附近山头，談論紫荊山教中事務。其時仁玕仍在清遠教書，當必抽暇回花縣和秀全等相見，至少年終應回花縣。所以他在这時必已知广西信徒眾多，革命基礎已經奠定的情況了。

秀全和云山，一是教主，一是紫荊山教務的組織者和主持人。云山在獄多時，一旦得釋回山，依常理論，應該留山主持教務，却急于東下会晤秀全。到花縣後，知秀全已回桂，又不即行西上，而留家相待。秀全到紫荊山後，聞云山回鄉，也就匆匆東返。到家相会后，又長期居留，直到次年（一八四九年）陰曆五月才相偕回山^⑤，留家達七八個月之久。其中必有重大原因，可能和楊秀清稱天父下凡附體傳言和蕭朝貴稱天兄下凡附體傳言之事有關。秀全和云山直到商定對策，決定對楊蕭稱天父天兄下凡之事採取承認態度時才去^⑥。這種情況，仁玕在其時當也已經知道。

此次洪、馮回山，仁玕曾籌送旅費，卻又沒有同去。

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金田團營前，秀全于陰曆五月偕天父暗示將有大災發生為理由，派江隆昌、王盛爵等赴花縣接家人及親族赴桂。仁玕在清遠為友人所阻，又未同去。

太平天國在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式起義後，秀全于駐軍江口墟時，又派江隆昌回粵，接洪、馮兩姓族人及在粵之信徒赴桂。仁玕乃約五十人一同西上。到了潯州，適太平軍已移營向永安州（今蒙山縣）進軍，清方官兵正在屠殺和上帝教有關係的人。仁玕即令同伴中四十餘人回粵，自己改姓名為侯某，約同三人繼續前進，想

赶上太平軍。但清方搜捕甚严，难以通行，不得已中途折回。归途中，受一侯姓富室招待，在其家居住月余，才回花县。当仁玕到达花县时，广东清吏正在搜捕洪、馮兩姓族人，焚屋掘墓，敲詐勒索。仁玕乃移居于清远友人处。馮云山的母、弟、幼子均被捕，其妻和另外兩子幸而逃出，不久也到清远。清远友人筹集旅費，令仁玕携云山長子和一侄再赴广西。但以清吏盤查甚严，不得已又折回广东。其后再謀入桂，也不成功。

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在永安时，秀全又遣江隆昌回粵，招各族信徒赴永安。洪、馮兩姓族人为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并援救被捕諸人起見，决定在广东起义，以谷嶺为集中地。江隆昌欣然参加。他曾参預广西起义，亲見革命进行得很順利，以为清軍不足与敌，可以一举成功，沒有考虑到时间、地点、条件都已发生了变化。他筹备不周，又未至預定日期，就約集二百余人举行起义，因而为清軍所敗，隆昌战死，谷嶺全村被焚。

稍后，仁玕約同十余人赶到谷嶺，不知事已失敗，全体被反对起义的地主們捉住，捆綁双臂，拘于一室。被难諸人不免埋怨仁玕。仁玕此来，本满怀热情，到此大失所望，惟盼能脫同伴于难。夜間暗自撫摩其系背之繩索，漸得掙脫，就將同伴繩索一一解去，冒雨逃到附近山上。仁玕受此挫折，一度异常沮丧，曾图自杀，被同伴劝止。他們晝伏夜行，經過四日，逃到一亲戚家中。避匿六天，又搭船逃到別县一远亲家。不料这里曾有洪姓族人因参加谷嶺起义，生死未卜。他們的家屬迁怒于仁玕，想把他押送清吏。幸得一老人出面排解，差他的

孫子帶引仁玕逃亡。這位青年是一個基督教徒，帶引仁玕于一八五二年四月逃到香港，介紹給瑞典人巴色會教士韓山文（Theodore Hamburg）。

仁玕在港，寫洪秀全來歷一文，並將太平天國革命初期事迹和韓山文詳談，韓以英語寫成太平天國起義記一書，成為這個偉大的農民革命初期活動的重要史料。不過其中關於一八四九年夏季洪、馮最後一次入桂後的事跡，仁玕既未親身參加，又未在逃港以前再晤洪、馮，主要當是從江隆昌和秀全派回花縣的其他人員中聽到的^⑦。

仁玕因在港無法謀生，不久又喬裝潛回內地，匿居東莞縣牛眠埔友人張彩庭家。後在那里擔任塾師年餘。作詩贈友，有“際會風云應有日，扶搖直上脫紅塵”之句^⑧。

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十一月，仁玕又赴香港，在西洋牧師處一面教書，一面自學，並受韓山文洗禮。

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春間，得韓山文資助，由港到上海，想去天京（太平天國已于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建都南京，並改名天京），因蘇、常一帶都在清軍手中，路阻不能通行。請西人送往，未得同意。往見上海起義軍小刀會領袖劉麗川，劉不信他是天王的族弟，沒有照顧他。他就在西洋牧師處學習天文歷算。同年冬初，又回香港。船中吟詩道：

“船帆如箭鬥狂濤，風力相隨志更豪。海作疆場波列陣，浪翻星月影麾旄，雄驅島嶼飛千里，怒戰貔貅走六驚。四日凱旋欣奏績，軍聲十萬尚嘈嘈。”^⑨

其時韓山文已死。他仍在西洋牧師處教書，並入倫敦布

道会任宣教师。一面学习天文，留心西方文化。一連四年，都在香港^⑩。

- ① 据崑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記，見中国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国（以下簡稱叢刊本太平天国）第六册第八五〇頁。
- ②③ 同上書第八五三、八五四頁。
- ④ 馮云山出獄日期未見明确記載，此处參用罗尔綱先生之說，見太平天国史稿修訂本（中華書局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馮云山傳。
- ⑤ 据太平天国起义記。
- ⑥ 据天命詔旨書和辛酉十一年頒行曆書所附天王詔旨的記載，楊秀清假托天父下凡附體傳言事发生于一八四八年阴历三月初三日，蕭朝貴假托天兄下凡附體傳言事发生于同年阴历九月初九日。依罗尔綱先生推定，云山出獄回山在同年阴历九月，时在楊事之后，可能还后于蕭事。秀全到山時間，后于云山出獄，极可能已在蕭事之后。他倆急于謀面，当是为此。如果云山出獄，秀全到山，都在楊事之前，依当时桂平和花县的交通途程論（依太平天日記載，从桂平到花县仅需十二日左右），他倆决不致要到这年阴历十月才在花县相見。如果这个日期是太平天国起义記記錯了，实际远在十月以前，那么教中发生这样的大事，应必有人通知他們，至少秀全表兄王家应有信。假如是該書把洪、馮从花县回山的日期記誤，事实上早于一八四九年阴历五月；但照時間推算，应不会在楊事之前。而且洪、馮在山，会众不致动摇，楊、蕭也沒有造作此事以維众心的必要；而洪、馮固不願有超越其领导地位的天父天兄代言人发生，势必制止于事先。所以太平天国起义記說洪、馮回山后才知楊、蕭事件的記載当有錯誤，洪、馮長期留家，极可能是在商量对于此事的对策。
- ⑦ 洪秀全来历所附洪仁玕的自述中有“今者日傳日盛，所战必克，内而軍法严正，外而德服人心，威声日振，故着人回乡教化，盖欲使我同道之人周知其事”（叢刊本太平天国第二册第六九〇頁）的話，說明了其中

消息。

- ⑧ 据簡又文太平天国文学之鱗爪，見太平天国杂記。“紅”字一作“囂”。
- ⑨ 据洪仁玕自述，見叢刊本太平天国第二册第八四六頁。
- ⑩ 洪仁玕并未到过外国，其自述所說“遍游各洋避禍”，应系指上海、香港而言。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卷十四国宗傳洪仁玕傳說仁玕于太平天国辛开元年至太平軍，奉天王命出使倫敦，不被英政府接受，为牧师数年，后由北美、日本归香港，全屬虛構。該書除宗賊情匯纂部分外，余多不可信。因見名家尚有援引該書的，特附笔述及。又本章参考太平天日、洪秀全来历、太平天国起义記、洪仁玕自述、簡又文太平天国杂記、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等書撰述，除已注明出处者外，不及一一詳注。

二 总理朝政

仁玕居港既久，仍想北上天京，参加革命。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得西人資助路費銀百元，于六月間离港北上，由广州經南雄，过梅嶺，到江西饒州（今鄱阳县）。由饒州到湖北黃梅，給知县覃瀚元之侄医病，得到謝金。在該县龙坪購办貨物，乔裝商人东下，于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天历己未九年三月十三日）到达天京①。当时已在楊、韋內訌以后，重要干部多被杀戮，翼王尽率精兵良將出走，造成严重的分裂，天王猜忌异姓，重用兩兄仁发、仁达，“朝中无將，国内无人”②。天王見仁玕至，大喜，立授福爵，晋封义爵③，加主將④，前后仅二十日，就封为开朝精忠軍师頂天扶朝綱干王⑤，总理朝政。天王并“降詔天下，要人悉归其制”⑥，地位犹如前期的东王。这时，前期七王（东、西、南、北、翼、燕、豫）或死或走，內訌后所封的安、福兩王也曾一度改为天安、天福，仁玕封王实为一种殊遇。他并未参加前期的軍事斗争，仅仅因为是天王族弟的緣故，初到就居軍师的高位，朝臣不服，所以屡表請辞，但天王不許，力予支持。

仁玕久居港、滬，留意西方文明，懂得世界大势，知道当时的西方先进国家已进入資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都比中国进步。他既总理朝政，頗思奋发有为，写了一部資政新篇，进呈

天王，主張接受西方文明，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經天王批准刊行，成為太平天國後期的政治綱領。

不久，兼文衡正總裁，主持考試事務。

當時太平天國綱紀已漸廢弛，有外重內輕之勢。仁玕認為要爭取革命的勝利，必須改變這種局勢，加強中央政府領導權，嚴立賞罰制度，經天王核准後頒布立法制喧諭一文^⑦，令內外各官一體嚴守法令。

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容闳到天京。次日，和仁玕相見，提議七事：“一、依正當之軍事制度組織一良好軍隊。二、設立武備學校，以養成多數有學識軍官。三、建設海軍學校。四、建設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經驗之人才，為各部行政顧問。五、創立銀行制度及厘訂度量衡標準。六、頒定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以耶穌教聖經列為主課。七、設立各種實業學校。”^⑧ 仁玕頗表贊成，但說須和各重要將領協商，經多數贊成才能實行，而當時英、忠、侍、輔諸王都不在天京，所以並無結果。其實這種辦法在農民革命隊伍中也是缺乏物質基礎的。

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春間，發表英杰歸真一文，駁斥傳統迷信和封建文化思想，並對太平天國的一部分典章制度作了闡釋。

當時敵方道員曾國荃率領湘軍圍攻安慶甚急，英王陳玉成求援，仁玕奉命於同年二月自天京率軍經太平（今當塗縣）、蕪湖赴皖南、浙西催調各軍西援。三月七日到達安徽寧國府（今宣城縣）。四月初，到浙江遂安城北，經淳安折回皖南，轉

入皖北。五月一日，会同章王林紹璋、前軍主將吳如孝率軍自桐城新安渡至練潭一帶，謀聯合玉成軍解安庆圍，被敵福州副都統多隆阿軍擊敗，退回桐城。五日后，又会同林紹璋、吳如孝及定南主將黃文金等攻新安渡、挂車河，又為多隆阿所敗。五月二十日，玉成入桐城，與仁玕等會商軍事。數日后，聯軍自挂車河、崂嵯尖到棋盤嶺分三路向敵進攻，仍不能勝，走回桐城。其后仁玕因外交上重要事件自桐城前綫趕回天京，不再參預保衛安庆的戰事^⑨。

回京后，仁玕將在軍中所作詩文編為欽定軍次實錄一書，從這些詩文中可以看出仁玕的一部分思想。又乘清帝咸豐之喪，作誅妖檄文兩通，一為擬出師北伐的檄文，另一則勸清軍棄暗投明，歸順革命。

自一八六一年起，兼理外交事務。一八六二年上半年為了某一事件，天王不悅，令他移交給章王林紹璋接辦^⑩。又曾一度被黜^⑪，但不久名義上仍由他總理朝政^⑫，不過因為綱紀廢弛，軍事緊張，重要軍事領袖並不尊重他。天王在最後幾年也沒有頂重用他，所以在事實上他並沒有得到象他的職位所應有的權力^⑬。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六月，湘軍浙江提督鮑超攻寧國府，輔王楊輔清與戰不勝。仁玕和襄王劉官芳、循王魏超等赴援，屢戰不勝。七月十一日，寧國陷落，仁玕、輔清等走廣德州。不久，又自廣德退集江寧淳化鎮，夜襲雨花台江蘇布政使曾國荃營^⑭。后仁玕回京。

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受命扶幼主。年底奉命出京，催

兵解圍，經丹阳、常州、湖州等处。各处軍隊担心沒有糧食，多不应命^⑮。

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五月，仁玕和守王方海宗、显王袁得厚等集合丹阳、句容、金坛等处駐軍，走安徽廣德州。七月十九日，天京陷落，李秀成保护幼天王从城缺冲出，清軍追击，秀成被执，幼天王南走，仁玕迎入廣德。堵王黃文金又迎幼天王入湖州。仁玕也到湖州赴難。幼天王仍以仁玕为軍師，尊王刘庆汉为副軍師。仁玕因湖州兵單糧少，勢難久守，与文金等議定弃湖州，入江西建昌（今南城縣）、撫州（今臨川縣）会侍王李世賢、康王汪海洋等軍，西上湖北，会扶王陈得才大軍，据荆、襄，以图中原。文金乃遣弟昭王黃文英等奉幼天王先赴廣德。八月二十七日，仁玕、文金等放弃湖州，率軍西上，保卫幼天王。兩日后，到达廣德，与文英及偕王譚体元等奉幼天王西南走宁国縣。受敌提督刘銘傳、周盛波等軍邀击，东南走浙江昌化縣。时侍王等軍已南走，消息隔絕。九月五日，文金在昌化白牛橋病死，軍心漸散。敌总兵罗大春、刘荣合等追击，仁玕、文英、体元和佑王李远繼等奉幼天王由昌化昱嶺關西走，又折回淳安。被提督黃少春、总兵唐义訓、易开俊等敗于淳安、徽州間之建口，渡河入浙江遂安。經开化至江西玉山，入广丰五都，为敌总兵王开琳、丁長胜等所敗，轉入鉛山陈坊。分兩路南走，仁玕等护幼天王走瀘溪（今資溪縣）；黃文英等出云际關，走福建光澤，约会于江西新城（今黎川縣）。兩路已不及万人。十月四日，复会于新城。九日，到石城楊家牌。敌記名按察使席宝田部追至，黑夜襲击，仁玕、文英被执。时軍已